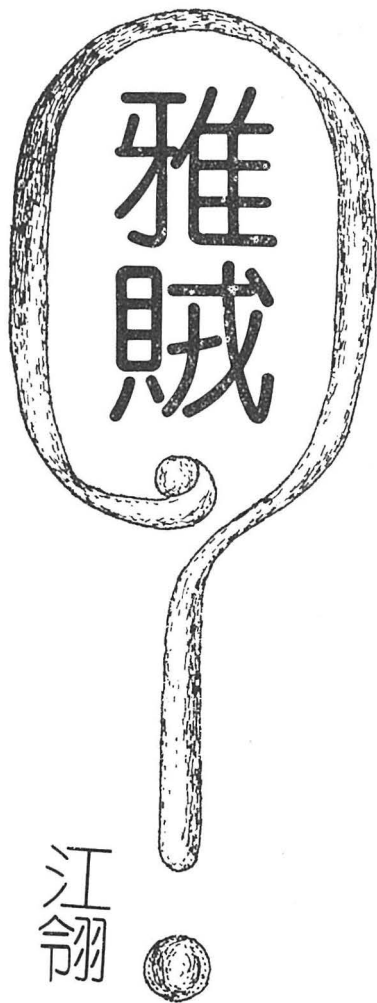




江翎

偷取別人的財物，我們稱做「賊」，而同樣的行為在偷書時，却被冠上了「雅」；偷書果真是「雅」事嗎？對於首當其害的書店，有些什麼影響？它們處理「雅賊」的方法如何？

座落在新生南路羅斯福路口的「聯經」門市部，備有椅子，採取圖書館式的開架閱覽方式，對於愛書人有相當的尊重，結果，他們被偷的比例也最高。

負責門市的一位華小姐，在提到「雅賊」問題時，忿忿的說：

「以前曾有一位小姐盯緊一位客人，結果這位客人反應給總經理，說來這裏很不自在，結果經理馬上指示我們：寧可丟書，也不可以對客人用那種態度。過了一段時間，本來沒有人注意到丟書的問題，可是有天發現，連插在櫥窗裏那麼大本的清明上河圖

都不見了，連就在眼前的書都掉了，這才發現事態的嚴重。還有一次，中華的辭海上中下三本，上冊居然不見了。同時，在地下室的書城發覺到，精裝的大本書只剩下一副壳子。幾次大問題出現後，經理開始覺得嚴重了，出來查看。頭一兩次抓到的都是T大學生，我們都算了，第三次覺得這樣沒有效，於是擬訂了一個罰款辦法。結果罰則訂下後，抓到的第一個賊就是一位中央研究院的，要他賠錢，他不肯；他偷的是較貴的原裝書，這種書因為成本很高，我們格外留意。當他進來時，帶着一個百貨公司的購物袋，選了三本書，幾個書櫃前繞了一遍，手上的書就沒有了；我們不敢肯定，他的書拿到哪裏？因為有些人看書有着壞毛病，不歸回原處。這時他已拿了另一本書去會帳，這時，我們經理走過去，說：『請你的袋子借我看一下。』

他說：『喔，我還有這幾本書沒有會帳。』

我們經理於是請他到辦公室談談，表示我們經常發生這種事，這幾本書要罰多少錢。當時大約是三百多塊的書罰一個整數五百塊。

他的態度很壞，說：『你們這是存心敲詐。』



「我是雅賊，請問你是什麼賊？」

圖 陳朝寶

經理說：『那沒關係，我們到警察局去。』

到了警局，他不承認，說：

『我是要會帳，還沒來的及會，他們就抓我。』

這件事後來鬧到法庭上，他說：『我要告你們企圖敲詐。』

結果判下來他敗訴了。這件事我們還留有剪報呢。

後來那位經理調走後，我們就較少抓到了。

偷書最常見的是藏在衣服裏，這種事情太多，尤其到了冬天，簡直是沒有辦法。

書常常掉，但是被抓到的很少，不像號角書局，人手多，盯的緊。而且這裏書櫃設計上死角太多，沒辦法看得到。公司對於這件事的態度也不太積極，並不覺得很嚴重，總認為開設這個書店目的不是為了賺錢，我們反應了幾次都沒有下文。

如果客人帶自己的書進來，我們會請他放到櫃台，但有時沒有注意到，他們夾了這裏的書就跑，我們根本沒法追到他。有時我們發現，客人帶出去的書明明是我們的，但是他辯說是他的，書上又沒寫名字。被抓到的有的死不認帳，有的是苦苦哀求不要告。

到學校去，那也只好算了。還有人採取低姿態，說實在沒有錢，願意把手錶押在這兒，過兩天來付錢。

我覺得我們這裏已經很寬厚了，樓下有地毯，夏天開冷氣，要坐著看一整天書也沒人干涉。這種情況下還要偷書，實在講不過去。

還令人生氣的是，常常套書只偷一冊、成套的錄音帶只偷一卷、整本書撕下幾頁，這樣實在令人傷心，有本事乾脆通通偷走嘛！」

在香草山書屋，櫃枱的邱小姐也有好幾次「捉賊」的精采故事。她說：

「在這裏偷書的多半是大學生、中學生；我們曾有一次，一套五本的書，第一天掉了一本，我們已經在留意。過了兩天，那人又來偷第二、三冊，我正好在接電話，一回頭，書已經不見了，趕快丟下電話追出去，追了好幾條街，他大概以為沒事了，放慢腳步，我才抓到他，把書要回來。這是第一次抓，我比他還緊張，手脚都在發抖。

偷書的多半是年輕人，老年人只抓過一個，而且還偷過兩次。第一次他開車子來，我明明看到夾帶了書出去，可是看他的年紀又不忍心，猶豫間他已經上



「邱小姐，今天好冷喔！」

陳朝寶 圖

車走了。他第二次再來偷，被我反偷回來。

第二次來的時候，他帶着一個帆布袋，開始沒有注意到。他每偷一本書，就繞到我們裏面影印室假借洗手間藏書，影印室的小姐跑來告訴我，我立刻回想起來，看到他在看書，袋子剛好就放在桌上，走過去看，袋裏放的三本書都是我們的。趁他背對着我，我把書拿出來，就在要拿第三本時，他轉過身，我趕快走開。

他不知道我在暗地注意，看看袋子，大概很奇怪少了兩本書，左右看看，把剩下的那本書拿出來咕嘟的從衣領裏滑了下去。我看的呆了，眼見他從容的走出去，只好算了。

有一個人從這裏不知偷了多少書，我每次想抓都沒有成功。他看來卅歲上下，一臉的老實相怎麼盯他都不在意。我發現到他，是有一次他偷「珠寶世界」，一偷兩本，書太長，從夾克裏凸了出來。雖然發現了，可是他的動作很快，一下就跑掉了。他前前後後來偷過不下十次，我每次盯他，可是就是剛好有人來包書，被他走掉。那個人我就是閉上眼也還認得。

還有一次，還有人偷我們的錄音機。我們錄音機

是手提的，放在櫃台旁邊，有次剛好我們在裝鋁門窗，我在旁邊看，有個人從我旁邊走過去，提着一個錄音機，當時直覺的感到：好熟的錄音機喔！但是根本沒想到，有人會跑到書店來偷錄音機。後來奇怪怎麼少了什麼聲音，一回頭，插頭已經被拔掉了，好可惡。

然後是有個人來這裏時，要了幾卷美加錄音帶後，一直在看我，那時我剛來，覺得這人很神經，也很不好意思就不看他，結果他拿了錄音帶就走出去。我趕快跟櫃台小姐說，那位小姐不懂，一直問『什麼？妳說什麼？』我於是不理她，自己追出去，那人已跳上腳踏車跑了，我在後面追，他拐了幾條巷子就找不到了。

回來後我告訴新來的小姐：下次有人盯妳，不要害羞，妳也盯他。

他一直在看妳的行動，留意妳有沒有注意他。所以，一個人在左顧右盼時，準是賊。

還有次是兩個國中女生，其中一個側面很美，我從櫃檯側出上半身欣賞，心想她好漂亮。她們發現我在注意，現出很不安的樣子，另一個立刻側過身子背

對我。我發現到不對勁，從櫃檯走下來從背後看她們，看到她們帶了一個袋子，看來空蕩蕩的沒有東西，不一會，她們走了出去，袋子晃了一下，好像很沉重。我一看，書架上本來排了五本瓊瑤的小說，她拿了兩本起來，而且很聰明，從其它地方拿來兩本塞上去，我對小姐交代了一下就追出去，看到她們已經跑了好遠，覺得可能追不到了，後來我一想，那裏有條巷子，她們一定會左拐，而且拐進去以後一定用走的不會再跑了，果然不錯，我跑的好快，跑進巷子看到她們在散步，我就衝過去一把把她們抓住，說：我看到妳們偷我的書了。然後拿過袋子，真的是兩本『聚散兩依依』，把我氣死了，把書要過來，罵她們一頓，她們一直說對不起，我又兇不起來。她們只偷一本也罷了，兩人各偷一本才可惡。

有時候我們抓到時，他們的袋子裏還有好幾本新書，八成都是偷來的，我們取回自己的書就算了。當然，被抓到的只是少數，沒有抓到的還不知有多少。

臺大一帶的書局，對於偷書賊的處理大多比較寬大，抓到以後充其量是把書要回來，或者是償付書價

了事。其中比較嚴厲的是信宏書局；他們陳列的書籍以通俗讀物和參考書籍為主，偷書賊也以中學生居多。這家書局的負責人表示：

「我們抓到這些偷書的學生，就痛打一頓，給他一次教訓。不這樣不行；這些學生是有集團的，他們之中會傳遞消息：哪家書店比較鬆、比較好偷。被打以後，下次再也不敢來了。」

重慶南路的書市場，流動人口最多，逛書店的份子也最雜，相對的，丟書的比例也最大。每家書店對於防備偷書的手段各有千秋，有的在每面牆上、轉角設置明鏡、或者加派人手、或者把櫃台座椅設立得特別高，可以居高臨下監督全場，進步一點的，像衆文書局，裝設了閉路電視，但仍然是防不勝防；聽說有家書局的悔過書裝滿一倉庫了，而這一帶被偷掉的書據一位書店老板估計，每年約有七十萬本。

衆文書局的黃老板對於「雅賊」這個名詞很不以為然，他說：

「偷書是一個觀念問題，有人說：你買不起，那我送你好了。偷書的反而得到同情，可是一個人要的東西太多了，不能用『沒錢』為理由。我們對偷書賊

的縱容，造成了很多人的錯誤觀念。偷一塊也是偷，偷一千塊也是偷啊！

很多人就是認為偷書沒有關係，從中學一直偷到大學，變成習慣。

我們抓到過一個T大學生，他告訴我，他們整個寢室都一窩蜂的偷。這裏的高中生最多，彼此會交換情報，他們會告訴班上同學哪些地方可偷。而對於這些學生，抓到以後又不忍心報到學校，免得學校開除他，毀掉一生前途，只好警告一下，希望他們不再犯。」

同樣的問題，永大書局的傅太太表示了相同的看法：

「偷其它的東西，我們覺得很嚴重，但是學生偷書大家就不太在意了。即使抓到派出所，他們頂多被訓斥一頓。我們抓到過一位教授偷書，連老師都會偷書，何況是學生。像J中、C中學生偷書都被抓到過好多次，這些偷書賊從小學、中學到高中、大學、社會人士，男女老少各個階層都有。他們被抓到時很多人都無所謂，說「還給你」、「跟你買好了」不想想偷書對書店的損失有多重，偷一本一百塊的書我們至

少要賣十本才能賺回本錢，心理的負擔尤其重。

我們這個小店有五、六個人從早站到晚，還是不勝抓，有時一天最多可以被偷掉幾千塊。以前臺北車站前面的文岡書店生意極好，後來倒掉了，原因就是被偷掉書太多。大家都認為，偷書沒什麼關係嘛，可是書店就是靠賣書吃飯，和一般商店並沒什麼不同。

有些人不是存心偷書，但因書店太自由了，就起盜心順手牽羊。還有的是學生集體偷書；有時看到幾個學生一起進來，手裏拿着袋子，我們就知道有問題，但也不能不讓他們看。他們互相掩護，聲東擊西，而且偷掉的書不是自己看——有一次抓到一個「中學生」，他告訴我，班上許多同學都在偷，偷字典、工具書，拿到牯嶺街賣掉當零用錢。

還有些學生一路偷下來，被抓到時，袋裏已經有了十多本書，也不知從哪些書局偷的。我們一律沒收，算是補償平常的損失。

對於這些學生，有些書店是罰上書價的十倍，但是我總是不忍心，擔心他們沒有錢償還會去做壞事，每次苦口婆心的勸他們，告訴他們這種作法不對。如果沒有錢，我可以照本錢賣。

有一次一個中學生被我勸說以後很感動，主動的告訴我，班上同學都在偷，願意回去勸告他們，還說要來幫忙看店，他知道哪些人在偷。

冬天掉書的機會比夏天大，最常見的方法就是把書藏到衣服裏，或者從架上拿兩本書，一本插回書架、一本放到袋子裏，所以，看到客人帶了手提袋來，我們都會特別注意。

很多人偷書都是想：反正是『雅賊』嘛，尤其那些中學生不知道天高地厚，養成了壞習慣。也許，圖書公會應該想一個對策，大眾傳播對於這件事也應該澄清一下，不能讓偷書的再猖獗下去了。」

聽過了許多書店負責人椎心刺骨的現身說法，或許，您也會浮起這樣的問號——雅賊？何雅之有！